

翟永明：用诗歌致敬中国传统文化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翟永明，汉语诗歌界公认的中国当代优秀的女诗人。

1984年，她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大型组诗《女人》，以其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诗坛。在此后2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，翟永明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，每个时期均有重要作品问世。

2015年，翟永明出版长诗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，并被导演李思安改编成同名多媒体戏剧搬进小剧场上演。经过三年演出的反复打磨，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再次启程，作为2017年“城市戏剧节”开幕剧，将该作品带到更大的舞台、更多的观众面前。

前不久，青年诗人、海南大学哲学学者贾冬阳，在一次雅集上，向众多海南读者推介并解读了这部诗作。4月11日傍晚，海南日报记者远程连线了翟永明女士，通过与诗人的对话，尝试探寻我们为何要跟随一位诗人重临“古典山水”，以及如何激活古典思想资源，以反观现代生活。



翟永明

1 用诗歌致敬中国传统文化

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为友人无用师所绘画作，始作于1347年，完成后又反复修改，历时七年。此画卷由六张宣纸连成。明末经火焚，分为一大一小两段，前半卷被称为《剩山图》，现藏于浙江博物馆；后半卷被称为《无用师卷》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因其技法精湛、流传坎坷，而被称为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”之一。

翟永明这首长达三十节、819行的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诗，以《富春山居图》为创作灵感与素材，前前后后写了三四年；翟永明称写作此诗时的心态比较从容，写写停停、停停写写，不断有新的生活细节添进去。

2013年春天，诗人曾为一念所驱，驾车前往庙山坞的黄公望故居。“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”，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一开篇，就引用了南朝梁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里的句子，富春江一带的“江南好风景”，便随着诗句扑面而来。

“富春山，不过是杭州富阳附近的一些小山脉，风光朴实，气息恬淡。”几年前，翟永明机缘巧合看到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虽非原作，仅是印刷品，但却是按照古代长卷方式印制的。长卷一点点打开，她的目光移动，仿佛在黄公望的带领下，悠游于富春山中。“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冲动，要把它写出来，写出我是怎样走在一幅古画里。”

在翟永明看来，不论是古代的绘画、旧时的山水，抑或古人的生活方式，都和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生活完全不同了。古今转换间，现代人究竟丢失了什么呢？上世纪90年代出国后，翟永明在外国博物馆，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真迹，身心俱受强烈的震撼与洗礼，她说，那次经历重新激活了她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兴趣，并从此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绘画，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文人山水画。

翟永明说，“我们现在的风景是城市，城市里的一切就是现代人的一切。这些差异带来的感受和想法，让我特别想写一组诗来反映。”因此，她把这首诗看作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致敬之作，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之作。“我最想要达到的是在当代的诗歌写作和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一个接续。”

诚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先生所言，在这首篇幅宏大的长诗中，翟永明以诗人的当代意识和感受为出发点，在新诗无从措其手足的题目上下手，融古今于一幅，挫万物于笔端，将自然、艺术、人生和社会整合成相互关联的宏大而繁复的“风景”。

《白夜谭》随笔集
(花城出版社 2009)《坚韧的破碎之花》随笔集
(东方出版社 1999)

2 女诗人的后女性写作时代

1984年，时年29岁的翟永明写下《女人》组诗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/犹如盲者，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。”在组诗的序言《黑夜的意识》中，她又以宣言的方式宣告着“女性”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，“女性主义”和“黑夜意识”在当时不胫而走，成为了翟永明的诗歌标签。

那时的翟永明还在四川某物理所做科研，但这个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（今电子科技大学）的女人，念的虽是工科，天性爱诗并始终坚持写作，有好多个中午，她与物理所的打字员小张偷偷地蘸着油墨印她的油印诗集《女人》，她说，当时她只想送给她那些正在写作的朋友们，“以满足自己的一点点成就感。”

十年后，翟永明出了第一本诗集，她把《女人》作为诗集的第一首诗，尽管它一直都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诗。对她而言，从《女人》开始，她才真正进入写作，那是对她最有意义的一首诗。“不是如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重大的意义，而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我在写作中变化和分裂的内心，在这一组诗中，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开端，因此我在这组诗的最后一句中写道：‘完成之后又怎样？’”

虽然性别和女性意识可能是伴随翟永明写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，但如今，翟永明却坦言自己不像过去那样在意性别与身份问题了，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身份都不会影响她的写作。“如果别人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解读我的作品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与我无关，我自己要做的是，把我的性别立场以及我对女性主义的看法，通过诗歌的方式，融入我的写作之中。”

也许，女性写作只是女性诗人的一部分，对翟永明来说，她有不少优秀之作并没有明显的女性符号或意象，而是表达对历史与社会的讽刺和关怀。她早已通过诗歌表明，关注宏大历史和社会批评并不是男性的专属。

H 链接《女人》组诗选读

渴望

■ 翟永明

今晚所有的光只为你照亮
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，
忧郁从你身体内
渗出，带着细腻的水滴
月亮像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
酣睡，发出诱人的气息
两个白昼夹着一个夜晚
在它们之间，你黑色眼圈
保持着欣喜
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
无法安慰，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
梦中的墙壁发黑
使你看见三角形泛滥的影子
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
不可捉摸的意义
星星在夜空毫无人性地闪耀
而你的眼睛装满
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
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
你优美的注视中，有着恶魔的力量
使这一刻，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

3 海南诗歌必将生机勃勃

作为成都的文化地标之一，著名的“白夜”艺术酒吧的女主人，就是翟永明。从玉林西路85号到窄巷子32号，“白夜”举办了无数场文化艺术活动，是成都诗人、艺术家的重要“根据地”。

事实上，翟永明的“白夜”酒吧，的确是成都最优雅的一道风景，为众多中外诗人艺术家与读者，架起了一座桥梁。除了诗歌作品，翟永明被大众谈论得最多的，便是她的气质与美貌，几乎每一位采访过翟永明的记者，都要在报道中用笔墨渲染她优雅的气质。

“我不太愿意回应类似话题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。也许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对写作本身没有那么看重，反而对一些外在问题，比如身份、性别、外貌等话题更感兴趣。”诗人的声音有些沙哑而低沉，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图像时代。

其实，翟永明并不像我们在好多19世纪外国小说中读到的那样，一个衣食无忧的女人因为倾慕文学艺术而创办一个“沙龙”，最初，她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，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一张书桌。从物理研究所离职后，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女诗人在经济上都面临着种种困难。

那她后悔过吗？如果当年留在单位，翟永明早已是位高级工程师了，无论是职称，还是经济状况，都会比现在好很多，更不用再为生计奋斗。当被问到如果当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，人生又会是什么样时。翟永明说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“重要的是，我走了一条我自己想要走的路，我做了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，至于另外一条路上的风景再好，那也不是我需要的。”

翟永明与海南渊源颇深，她不仅曾到海口参加“诗意中国”两岸诗会，还是《天涯》杂志的老朋友。在她看来，《天涯》杂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，当代汉语诗歌的许多重要作品，都是《天涯》刊发的。正因为海南有《天涯》，海南的诗歌也必将生机勃勃。

虽然翟永明不认为诗歌有地域之分，但她仍对“海南诗歌”满怀敬意。“海南过去有优秀的诗歌作品，将来更会有。”翟永明说。